



鲁迅与地质学

薛 鲁

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的一生，与自然科学（包括地质学）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他从小就喜欢那些关于草木虫鱼的自然科学普及读物，从青年时代起就一直关注着我国自然科学事业的发展。鲁迅在弃医从文之后，虽然把主要精力倾注于文艺和其他思想战线，但在他战斗的一生中始终没有放弃自然科学这一阵地，自然科学一直是他运用自如的武器。因此，他也是一个热爱和熟悉自然科学的战士。地质学是他最早接触的自然科学之一。

一

鲁迅，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宅，取名樟寿，字豫才；后来到南京投考时改名树人，一九一八年他第一次使用笔名鲁迅，在当时的《新青年》月刊（五月十五日第四卷第五号）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鲁迅一生经历的时代，跨越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伟大的革命转变的时代。鲁迅革命战斗的一生，也是他刻苦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壮丽的一生。他深刻体会到：“每个人必不可少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斗争中学习并接受马克思主义是鲁迅英勇奋战、所向披靡的力量源泉，也是他实现世界观的伟大转变，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变成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极为重要的条件。

鲁迅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当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并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的时候，他怀着兴奋的心情致电祝贺：“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希望。”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紧张的战斗，繁重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环境，使鲁迅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凌晨，鲁迅病逝于上海寓所，终年五十六岁。

早在二十世纪初，鲁迅留学日本学医时，他就已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鲁迅作了极高的评价。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又说：“**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刻理解毛主席对鲁迅的高度评价，更好地学习鲁迅，研究鲁迅与自然科学（包括地质学）的关系及其自然科学思想，总结鲁迅为革命从事科学活动的实践，是很有意义的。

二

一八九八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七岁的鲁迅为了寻求新的知识和新的真理，由母亲筹川资八元，毅然离开了故乡，考取了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试读生。由于对该学堂失望，第二年改考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矿务班。矿路学堂是“仿照德制”建立的，不学英文而学德文。除汉文课程《左传》和《小学集注》外，还有格致（博物学）、地学

(地质学)、金石识别(矿物学)等。鲁迅后来说:“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画和体操,生理学……”。鲁迅在校学习十分努力,认真地抄了许多书(所抄四本数学手抄本、《金石识别》等至今犹存)。但是,他并不满足于学校里的课程,尤其反对死读书,课余时间他总是到处去找书、抄书、买书。他曾经花了很长的时间把英国地质学家赖尔的《地学浅说》译文抄订成两大本,并把书中精密的地质构造图描摹下来。一九〇一年,在课堂学习的基础上,他曾到句容青龙山煤矿实习,次年一月,由矿路学堂毕业。

在南京求学的三年半的时间里,鲁迅接触到维新派宣传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比较全面地学习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初步形成了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年的进化论思想。

一九〇二年三月,鲁迅赴日本留学,历时八年。在这期间,他满腔热情地译著了一些地质科学书籍。一九〇三年八至九月,鲁迅用文言翻译了法国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月界旅行》,将原书二十八章改译为十四回之章回小说,十月在东京进化社出版。在《弁言》中,鲁迅说明翻译此书的主旨是使人们“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导中国人群以进行。”也就是想借用小说题材对中国人民进行启蒙,普及科学。

同年十月,他又在《浙江潮》第八期上以索子署名发表了论文《中国地质略论》。鲁迅在文中对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矿产作了揭露和控诉,大声疾呼地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掘;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覬觐者也。”他指出满清政府实为“引盗之室,助之折桡桡栋以速大厦之倾”的罪魁。文末又云:“幸而数十年后,竟得独立,荣光纠纷,符吾梦想”,表达出殷切盼望祖国独立富强的心情。是年十二月,以索士的笔名在《浙江潮》第十期上发表了翻译小说《地底旅行》,同是法国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幻想作品。鲁迅将原书改写成十二回的章回体小说(《浙江潮》只刊两回,未完),其后,一九〇六年三月由南京启新书局出版。这一年,鲁迅还与顾琅合编了《中国矿产志》,书中搜集我国十八省三十种金属与非金属矿产地,计一千二百零三处。一九〇六年三至四月,鲁迅于课余撰《〈中国矿产志〉例言》,五月撰《〈中国矿产全图〉广告》和《〈中国矿产志〉广告》。《中国矿产志》一书,同年七月由上海普及书店出版。

鲁迅留学日本期间,正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大力宣传推翻满清统治,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期。鲁迅为这种革命气氛所激动,积极参加了留学生中的革命宣传和爱国活动。

一九〇六年,在鲁迅战斗的一生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一九〇四年,鲁迅在东京弘文学院学完日语之后,九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鲁迅后来解释自己学医的目的时说:

“我的梦很美满,预备毕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就在一九〇六年上半年的一天,鲁迅在学校细菌课前放映的日俄战争纪录影片中,看到日军枪决一个为俄国作侦探的中国人,而围观的中国人神情麻木,视若无睹。这种景象,深深地刺痛了鲁迅的心,数月之内寝食难安,曾一人进山悲歌,枯坐思索,反复考虑救国救民的道路。后来他追述说,那时自己得出的结论:学医并非第一要紧的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作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提倡文艺运动了。”从此,鲁迅做出了弃医学文的决定,六月离开了仙台医专,回到东京从事文学著译活动。

一九〇九年八月,鲁迅从日本回国,以极大的热情去迎接和投身辛亥革命。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鲁迅,看见了“头上的曙光”。此后,鲁迅没能使用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对地质学和其他自然科学本身的规律进行深入的探索。但是，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在他的一生中，在发展地质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上是有独特的贡献的。

三

鲁迅不倦的学习和宣传自然科学（包括地质学）是为人民，为革命，为现实阶级斗争服务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革命斗争的风雨，使鲁迅越来越看清了战斗的方向。

他认为历史不是由“名家”（英雄）创造的，而是“无名氏”创造的。“在不识字的大众里，是一向就有作家的。”鲁迅列举科学史上许多生动的事实，论证了劳动人民是自然科学的主人。

在有阶级的社会中，自然科学总是掌握在一定阶级的手中，并为其服务。鲁迅尖锐的看到，帝国主义及其奴才们正利用自然科学作为反人民的武器，因此，他针锋相对地要给他们以“报复”。他说：“原人对于动物的威权，是产生于弓箭等类的发明的。至于理论，那不过是随后想出来的解释。这种解释的作用，在于制造自己威权的宗教上，哲学上，科学上，世界潮流上的根据，使得奴隶和牛马恍然大悟这世界的公律，而抛弃一切翻案的梦想。”这正是告诉人们：要用自然科学这个武器，去戳穿反动阶级伪科学的假面，使人民识破反动阶级的欺骗宣传，提高推翻旧世界的勇气和革命自觉性。

鲁迅一九一九年四月十六日在给《新潮》杂志编辑的信中说：“《新潮》每本里有一二篇纯粹科学文，也是好的。但我的意见，以为不要太多，而且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于中国的老病刺他几针，譬如说天文忽然骂阴历，讲生理终于打医生之类。现在老先生听人说‘地球椭圆’，‘元素七十七种’，是不反对的了。《新潮》里装满了这些文章，他们或者还暗地里高兴。（他们有许多很鼓吹少年专讲科学，不要议论，《新潮》三期通信内有史志元先生的信，似乎也上了他们的当。）现在偏要发议论，而且讲科学，讲科学而仍发议论，庶几乎他们依然不得安稳，我们也可告无罪于天下了。”那种“为科学而科学”，不首先顾及科学为哪个阶级所掌握、所服务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的人，是上了反动统治者的当，只能对反动派有利。鲁迅正是告诉人们，使宣传科学成为鼓动革命、打击敌人、教育人民的手段，并使革命的舆论更加富有科学的不可抗拒的力量。鲁迅，这样说也这样做。自然科学知识使他的杂文增加了批判的力量和感染的力量。

鲁迅主张，搞研究工作必须与实践相结合。他以为研究者不能只是一个“读书者”，而应当还是一个“观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

在学习问题上，鲁迅认为“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而批评那种“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以为这些都无足重轻，后来变成连常识也没有，研究文学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来也糊涂”。

鲁迅在旧社会的条件下，努力使地质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为劳动者服务，使我们今天更好地利用地质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为无产阶级服务有了光辉的榜样。

毛主席号召我们“读点鲁迅”，以便使我们从鲁迅的作品中汲取力量和智慧，提高思想和政治觉悟，以鲁迅为榜样，坚决、勇敢、热忱地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去。鲁迅的思想及其著作博大精深，十分丰富，这里提出的只是鲁迅与地质学一个侧面极不完整的材料，目的在于引起广大地质工作者的注意。让我们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学习鲁迅，研究鲁迅，象鲁迅那样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努力改造世界观，不断革命，永远进击。